



# 明慧週報

•铁岭版• 第13期 2009年2月18日

旨在洪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由海外修炼法轮功艺术家们组成，目前正分成三个团在全球巡演，神韵热潮已经风靡全球。2009年2月2日晚，神韵艺术团在韩国大邱寿城阿特西亚剧场四天五场的演出落下帷幕。从观众长达七分钟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可以看到纯善纯美的表演带给近五千名韩国民众的巨大震撼。

神韵开场舞剧《开创五千年文明》开启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是在天国世界的历史上都罕见的无比殊胜的一天。为宇宙正法和救度众生，众神随主佛下世来到人间，转生黄帝和文武百官，五千年的神传文化从此开始。此后的节目《金猴降妖》、《李白醉酒》、《木兰从军》等等把神传文化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国际摄影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韩国庆北大学名誉教授孙铉所感受到的，“神韵展示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源泉，是我们文化的根。”也有很多从大陆来韩的观众从神韵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根、中国人的希望。

## 原大陆街道主任：本不太想来，不料喜出望外



■ 很多观众、包括性格坚忍的韩国男儿都被神韵感动得落泪。

曾在大陆担任街道办主任的王女士说：“一开始不太想来看神韵，因为介绍晚会朋友的面子，很勉强的来了，而且来晚了。没想到节目出乎意料的好。进到剧场时，就感到一种非常纯正的能量通遍全身，非常舒服、非常好！现在很后悔没看到前面的演出。在当今中国那个环境里，我对中国的那种神传文化、神传故事一点都不知道，这场演出让我看到中国有这么美的文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从演员服装到舞蹈动作、舞台（天幕）背景，一切一切真的太美了！”

## 大陆游客：神韵是中国人与全人类得救的希望

一名来韩旅游的大陆男士王真（化名）观看了演出后激动不已地说：有几次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神韵让我终于看到了返本归真的佛性，这正是我一生中苦苦追寻的真理，神韵是中国人与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对华夏子孙来说，有幸观赏神韵是天赐机缘、万般难逢的机缘！

他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民族。原来我看到现实的中国如此的黑暗和腐败，很着急。但我看到第一个节目（《开创五千年文明》）之后，我真的看到希望，那就是相信神。通过神韵我认识到中国传统是神传文化，中华五千年历史得以继续，是因为‘真善忍’使他的脉搏生生不息才得以延续。全世界都需要‘真善忍’，只有‘真善忍’人类才有希望。我急切的期盼人类能走上一条光明的真理大道；盼望更多的人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美好的未来。”



## 新年游行送祝福

【明慧网】元月三十一日，年初六，法轮功学员再次以盛大的队伍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蓝底金字“法轮大法”大横幅，远远的就告诉人们法轮功队伍来了；天国乐团号声嘹亮；仙女们纯洁美丽；威风的金龙盘跃游踞；精神抖擞的腰鼓队鼓声铿锵。游行队伍中，天兵天将装扮的学员象从天而降，手持横幅送来祝福，横幅中间是大大的“福”字，围绕着“福”字是至理名言“法轮大法好，诚念得福报”。盛大的法轮功队伍感动了观众，人们纷纷拍照相、摄影。◇



## 韩国社长：脱离世俗 净化人心

知名企业家、三兴运输公司前社长金在旭，已经连续3年来看神韵演出。他连连赞叹神韵的干净纯洁：“因为太纯太干净，总是要掉眼泪，从第一个节目开始始终如此。晚会触碰我们内心渴望的东西、追求的东西。”

他尤其赞叹舞蹈《优昙婆罗花》令人感动。

“这样的演出不容易看到，希望更多韩国人来观看。这个演出令人的心灵变得纯净，好像脱离了人世间，真的很特别。”

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三千年一现，此花出现说明转轮圣王已经在人间传法。韩国首次出现该花是在1997年（下图佛像脸上白色小花），是佛家的3024年。由于优昙婆罗花在世界各地、韩国多地开放，韩国又有四分之一的佛教信徒，很多韩国民众确信这是“祥瑞之兆”，此花因此而成为韩国社会及舆论界兴奋谈论的话题。◇



马三家一所三大队是专门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部门，成立于2008年9月29日。据说在辽宁这样的集中营有三个，另两个分别是大连和本溪劳教所。成立之初，便把原来被非法关押在一所、二所的大法弟子调入进行强制转化，后又陆续由锦州、抚顺、鞍山、营口、葫芦岛等地调入大法弟子进行迫害，现共有102人。“百分之百”转化意味着什么？就是可以利用一切邪恶手段进行迫害，时间不限，直至转化为止。恶警王彦民甚至多次声称：这有两个死亡名额，谁要我就给他一个。所用的电棍都是80万伏的。

### 80万伏电棍

55岁的大法弟子罗纯贵被强制转化时喊：大法好！被恶警用电棍电嘴，半小时嘴就高高肿起，满口牙齿全部松动，即便这样仍未罢手，又电击脸、颈等处，持续两个多小时，见仍未转化，又以站立姿势把双手铐在略高于头的上铺铁架床头上，如此三日，进食完全靠输液，三日后才能勉强喝粥，一个月嘴也没完全消肿，现在脸、嘴、颈被电棍灼伤处肤色仍是暗黑的。60岁的大法弟子赵连凯，遭受电刑，嘴肿的程度甚于罗纯贵。

大法弟子于溟，因参与08年8月11日越狱事件，受到各种折磨，送到一所二大队时就被施以拳脚、电刑后，铐在走廊的铁门上数日。被转入三大队，在办公室遭电击20分钟左右后，恶警又把他倒拖着拖到寝室门口继续电击，并让其喊承认错误、服软的话。之后强制他在地上爬，恶警在后面电，这样从40多米的走廊爬到头，经过七个房间，恶警在后面电，再转回来爬回去……。

大法弟子韩锡敏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三大队成立之前便遭受时任生产大队长的高洪昌的迫害，当时韩锡敏高烧几日不退，不能参加奴役劳动，高洪昌用电棍电击，逼迫其劳动。大法弟子韩锡敏多日高烧不退，烧成肺炎，在卫生所花去1800多元（家里刚寄来2000元）。

原中国科学院博士、大法弟子郑旭军，被五、六个恶警一起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恶警李猛又单独用刑，电刑后又被罚在大厅面壁站立，除吃饭上厕所时间外，几乎全天站立，午夜12点上床睡觉，早晨5点20起床再站，如此持续一周。大法弟子孙书忱被电击的一度精神失常，邓长全、孟宪武、赵建也先后被电。

### 更残忍的“抻刑”

大法弟子蔡超，年仅22岁，被绑到床上施以抻刑，上下铺的铁架床，在床头处使其面向床，站立姿势，双脚踝绑在离地20厘米的横梁上，大腿前面顶在床头上，上身呈90度，双手被铐住，用绳子绑在手铐上向前用力抻紧，绑在上铺床尾的横梁上。施刑的恶徒看时间的长短或摸受刑者的手，看完全凉透了就松下来（因为时间长了或手凉透了会痛感减轻甚至麻木），10分钟后再抻上。在这过程中，恶警还用电棍电击颈、手、腹、背等处，还用脚踩绑在手和床之间连接的绳子上。这样行刑三次大概五小时，当把蔡超放下来时，他的双臂不能上举，人不能直立，经过一个半月才基本恢复。

大法弟子李海龙也被这样抻了三个半小时左右，直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仍不能正常行走，走路象脑血栓后遗症一样，双脚绵软，脚尖不能上翘。

## 马三家劳教所发生的残忍迫害

受此刑的还有：肖忠民、孙洪凯。导致肖忠民双手无力、麻木、冰凉，右手小指无知觉，孙洪凯受抻刑时还被用木棍向外反观界别膝盖。

### 更加残酷的折磨

大法弟子崔德军则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折磨，傍晚五点多行刑，先抻了两个多小时，看仍不屈服，继而又把他背部靠床，双手左右分别铐在床头、床尾，呈十字站立姿势，双脚并拢捆绑，派专人看管，不让睡觉。次日晨，井洪波（时任一所管教科科长，时常在三大队蹲守）想到更加恶毒之招，用MP3输入骂师父、骂大法的话，把耳机开到最大音量，由恶警金山给崔德军戴上，期间还用电棍电身体各处。

崔德军被折磨得三天未合眼，后出现幻视幻听现象，平整的地面，变得坑洼不平，扭曲的地面，地上的包，看着就是一只小狗蹲在那里。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三天才从床上放下来，瘫倒在地，曾三次尝试站起来都没有成功，手脚完全不受支配。

恶警见他确实站不起来了，仍不屈服，就把他铐在“死人床”上，四天后刚能站起来，又再次行刑，面向床左腿站立，右脚举在上铺床沿上，呈武术劈腿姿势，左右手分别铐在床头和床尾，抻紧。左腿膝盖下面的小腿骨顶在下铺床沿上，右腿小腿肚压在上铺床沿上，持续一个半小时后换腿再劈一个多小时，放下来时左腿已使不上力，间歇十来分钟，指使普教用脚踩腿，把另一条劈开压，使麻木的腿再次有了撕裂的感觉，比上刑时还痛苦，然后又以坐姿背对床，腰稍上一点处顶在床沿上，两手反剪向后拉在上铺另一侧的床沿上，两腿呈一字劈开，左脚尖向上，右脚尖向下，各自绑在床头床尾的床腿上。

恶警王汉字把烟灰缸放在受刑者面前，把里面盛的烟、旱烟、废纸等杂物点着用烟熏，泪涕俱下，还同时用MP3播放恶语和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放下来，再用普教踩压腿，把腿劈下到脸部约十几分钟，再把上个动作左右腿颠倒，右脚尖向上，左脚尖向下。使上身根本无法动弹，腰椎内弓变形，腿脚呈黑紫色。一小时左右放下由普教继续踩压10几分钟，见不屈服继续上刑……从晚上8点到次日半夜1点，上午又开始行刑……总共历时八天。

时隔近一个月，崔德军的腿还未完全消肿，还不能正常行走。由于上级年终检查，问话时崔德军的回答未令恶人满意，又对其行刑，鞠躬式抻了两个多小时和间断的电刑，之后双臂一字抻开铐在床上，呈十字站立，六天不让合眼，总共折磨了十六天。

马三家一所恶警以高洪昌、井洪波、于江为首，王汉字、金山、苏巨峰、李猛为打手，王彦民在行刑时多次叫嚣：“这有两个死亡名额，谁要我就给他一个！”◇

